

徐枕亞著

雪鴻淚史

文光圖書有限公司印行

徐枕亞著

雪鴻淚史

文光圖書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訂正初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〇一四號

雪鴻淚史 全一冊

特價新臺幣陸拾元整

著者：徐 枕 亞

校訂者：李 鳳 椿

發行人：陳 兆 桓

發行者：文光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經銷處：全省各大書局

臺北市瑞安街二〇八巷十四弄十號
電話：七〇一六五二三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二七五六號

自序

雪鴻淚史出世後，余知閱者分將爲兩派：愛余者爲一派，皆余者又爲一派。愛余者之言曰：「此枕亞之傷心著作也。」皆余者之言曰：「此枕亞之寫真影片也。」愛余者之言，余不能不感；皆余者之言，余亦不敢不承。何也？無論其爲愛、爲皆，皆認余爲有情種子也。余之果爲有情種子與否，余未敢自認；而人代余認之，則余復何辭！晚近小說潮流，風靡宇內，言情之書，作者夥矣。或艷、或哀，各極其致。以余書參觀之，果有一毫相若否？艷情不能言，而言哀情；普通之哀情不能言，而言此想入非非索寞無味之哀情。然則余豈真能言情者哉！抑余豈真肯翦綠裁紅，搖筆弄墨，追隨當世諸小說家後，爲此旖旎風流悱惻纏綿之文字，聳動一時庸衆之耳目哉！余所言之情，實爲當世興高采烈之諸小說家所吐棄而不屑道者，此可以證余心之孤！而余書之所以不願以言情小說名也。余著是書，意別有在；腦筋中實未有小說二字，深願閱者勿以小說眼光誤余之書。使以小說視此書，則余僅爲無聊可憐，隨波逐流之小說家。則余能不擲筆長吁，椎心痛哭！昔有苦吟者之詩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振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余願即借此二十字，以題余書并質閱者。

乙卯十二月二十日東海三郎自序於滬濱之望鴻樓

例言

一是書主旨：在矯正玉梨魂之誤，就其事而易其文，一爲小說，一爲日記，作法截然不同。

一書中人物，悉仍玉梨魂原本，間有加入者；情節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詩詞書札，較玉梨魂增加十之五六。兩書牴牾處，附設評語，以清眉目。

一是書初登入小說叢報時，章復分節，嗣以太嫌割裂，故僅分章。以書非小說體裁，故每章不無疏密不同之處。

一書中稱謂，間有錯亂。如余、吾、爾、汝，等字，未遑悉數校正，以歸一律。閱者諒之。

一小說家言，多半空中樓閣。此書情節較奇，著者即以寓言自解，閱者未必肯信；顧卽爲事實，亦未必遂是真相。閱者可毋事深求。

一是書屬稿雖久，或仍不免有失檢之處；深望閱者不吝賜教，俾便改正。如能於每章後，另加評語見惠，尤所歡迎！

題詞

崇明徐吓公

春機織得相思鳥，春風吹綠斷腸草；落花時節送春歸，白怨紅愁梨花老。梨花滿院悄閉門，臨卽酒醉近黃昏；儒冠誤似犢鼻褌，琴心閒撥月下魂。可憐玉鉤斜斜路，麝麝誰種合歡樹？三郎恩重美人輕，李死桃殭風日莫。重燕當初劫餘灰，秋墳鬼唱空徘徊；粉痕界楮血殷朱，千古癡人眼淚陪。

浮塵過客

狂風怒雨撼乾坤，絕少生花江筆存；冷眼情人揮熱淚，壯心終自阻銷魂。世衰賈傅才何用，書著虞卿愁更繁；本性真情餘幾輩，喚醒兒女仗名言。

人間何地住紅裙，離合悲歡慘澹聞；一什關雎翻別調，雙飛彩鳳敢同云。琴心覺到文君誤，劍氣欣從俠士分；幾事而今非淚史，空教山鬼哭秋墳。

虞啓徵

人間無計相迴避，恨不初逢未嫁時；一死能完兒女節，半生且了夢魂癡。月圓花好宜郎壽，玉碎香銷豈妾期；儂欲懺情情不變，英雄自誤誤蛾眉。

自鎖葳蕤春意消，不將豔曲譜文簫；餘生已分紅情斷，有客還來綠綺挑。玉女丰懷霜後菊，美人心事雨中蕉；願移舊愛憐新寵，甘伴明珠慰寂寥。

俠骨癡情累此身，相思無復問前因；寂寥夜月埋香塚，惆悵斜陽送別人。一劍血花欣馬革，三生紅粉感征塵；蓉湖啼鳥鴻山柳，司馬傷心卓女顰。

英雄殉劫蛾眉死，一樣癡情付水流；家國無緣驚客夢，海天何處問歸舟。風寒大漠新孤泣，血冷中原暮鬼愁；幾度秋聲幾回首，敢書時憤弔骷髏。

莽莽風波渺渺春，天涯遺恨楚萍身；犧牲碧血酬知己，慷慨黃泉哭故人。鄂渚怒雲欣逐鹿，沙場浩劫歷飛塵；死生一卷哀鴻史，閱盡滄桑幾苦辛。

梨魂筠淚淒涼夢，落葉殘花劫火灰；端合鴻山酬俠女，偏教鄂水妬英才。斜風細雨藏詩閣，枯草垂楊掛劍台；鏡裏姻緣成泡影，斷碑遺骨在蒼苔。

用枕亞自題玉梨魂原韻

武進劉穀蓀

蓉湖一水路迢迢，梨白筠青恨未銷；名士多留情女影，新詞莫唱念奴嬌。因防禮義難同夢，非爲功名始折腰；李代桃殭空有願，夢魂夜夜度藍橋。

我亦傷心鬢已絲，年來難覓合歡枝；守身如璧甘淪絕，立志兼金豈等差。詠絮才華難比擬，葬花心事有誰知；從今普告癡兒女，刻骨相思無盡期。

梨花香塚已無存，風雨年年獨閉門；殉國殉情寧惜死，多愁多病自忘言。鴛盟未許今生證，香帕難招異日魂；一讀殘篇一淒絕，最難消受是黃昏。

花落春歸剩一亭，真娘豔跡幾曾經；青陵幽怨向誰說，黃鵠歌成未忍聽。悼玉悲金服六月，含情忍淚看

雙星；詩詞評語題名偏，淚史流傳萬古青。

南沙蔣滄海

乾坤巨眼失崑崙，去果前因莫再論；蕉葉有心留恨史，梨花無語鎖淚痕。春風枉切莊生夢，夜月還歸荆女魂；一樣蛾眉偏薄命，荒江歲歲泣文鴛。

昔日詞壇有勝兵，只今說部擅才名；天教彩筆傳鴛譜，魂斷靈犀絕鳳城。羅襪霓裳悲杜宇，玉樓金谷渺雲英；傷心莫展畫圖問，我讀斯篇淚亦傾。

瘦竹

菱婦心懷孤客影，相憐同病益淒涼；茫茫世事天胡醉，皎皎丹心日有光。塵夢漸隨鄉夢遠，愁苗並逐愛苗長；狂瀾倒處吾能挽，情史千秋姓字香。

愈經挫折愈纏綿，朗澈晶瑩燭大千；一點精誠貫金石，三生誓約薄雲天。痴心爭欲逃情劫，苦海誰能了夙緣；如此關頭真險惡，空空色色問何年。

蜀南太瘦生

兒女相思總惹愁，夢魂梨影更悠悠；飄零幻海誰青眼，顛倒情場孰白頭？天意難回歌當哭，塵緣已盡死方休；可憐一現曇花後，博得人間雙淚流。

都向愁城寄死身，相逢何必問前因；明知此景終成幻，偏把儂心示與人。事到強爲多兩敗，情如可憐總難真；三千淚史從頭看，鴻爪雪泥盡作塵。

乞得三生石上盟，天心無那不公平；忍將慧業期來世，反被多情誤此生。歌哭無端終侘傺，文章買禍是

聰明；緣慳命薄淒涼甚，一枕梨雲夢未成。

羞向蛾眉說報恩，只將哀怨細評論；由來兒女情關險，不願風流姓字存。蝶夢驚風多失意，梨花帶雨總銷魂；卽今一部傷心史，知是墨痕與淚痕。

張慶霖

一卷新詞萬恨攢，華河刻刻有驚湍；梨魂已是長生怨，淚史重翻絕命瀾。紅豆種成憐月缺，綠章奏罷惜花殘；佳人小傳才人筆，挑盡蘭燈不忍看。

天愁生

傷情畢竟是傷春，同是天涯淪落人；紅袖留痕離恨舊，青衫弔影客愁新。一池綠水君多事，古井生波卿有因；善病工愁難自勝，相思相慕夢中身。

春風容易惹吾思，半作情緣半作癡；冷月淒烟傷心色，淚花血絮斷腸詩。相如客裏都成病，織女銀河更可悲；留得埋香遺塚在，幽魂夜夜繞殘碑。

勵生

斷腸詞句欲低徊，淚史題名無限哀；雪印鴻痕何處覓，蛛絲馬跡爲誰來。情天未補媧皇拙，海恨難填精鳥猜；別有傷心憔悴者，辛夷零落長莓苔。

劍魂

笑煞何生好夢賒，情絲攪起亂如麻；啼殘杜宇凝成血，哭罷鮫珠散作霞。醇酒美人自古爾，柔情俠骨有誰耶？只今天少長生藥，醫偏人間短命花。（何夢霞）

只爲多情葬落英，一場慘史所由成；好花解語都成夢，紅粉憐才惟有卿。萬劫不磨情一字，期年贏得淚千行；知君別有傷心在，多謝金吾鍾愛情。（梨娘）

長夜漫漫迄未明，自由奪得恨難平；漫將怨偶成嘉偶，未必前生訂此生。孤雁聲聲都怨語，六歌字字盡哀鳴；移花接木心何忍，嫂氏當年錯著秤。（筠倩）

姚氏哀

淡烟疎柳罩池塘，病蝶涼蟬憶夢鄉；不是恨人誰解得，一編新著費思量。
別夢離魂斷客情，笙簧百轉恨流鶯；借澆塊壘人間有，豈獨傷心阮步兵。
明月空堂憶思思，窮居覓獨不勝悲；錦茵苫席都嘗遍，最是躊躇下筆時。
筆精墨妙寫吳姝，嘔盡心肝亦太愚；記事繫年陳迹杳，烟雲過眼有還無？
文雅縱橫親手刪，裁冰翦雪淚潛潛；憐君又入梨雲夢，盼斷蓉湖水一灣。
作嫁年年壓線鍼，天涯同一是傷心；可憐銷盡輪蹄鐵，讀罷湘囊感慨深。

集疑雨集句

樵漁

誰教傾國更憐才，恰羨頑癡福分來；長日臥多宵不寐，情交總自慧心開。
掩關多病獨吟身，暫見花間滴淚頻；燈下有時思夢笑，泣看圖畫叫眞眞。
綽約還同未嫁年，倍添今日淚綿綿；情鍾我輩難忘處，青鳥閑將病耗傳。
爲傳音問與蕭娘，密訊紅箋日幾張；料得似儂愁絕在，獨揩清淚兩三行。

徐淑題詩病甫輕，掃眉才子更無卿；開函喜見翩翩字，更近殘燈一看明。
自許單棲燕子樓，霎時知遇半生愁；春心久作寒灰死，命薄難將一願酬。
燕妬鶯猜卒未休，返雲續命亦人謀；閨中碧玉誰人識，只願蓮開是並頭。
底樣酬郎一片心，剩餘殘骨付哀吟；狂心於此何能已，值得蕭郎到死尋。
定知名士悅傾城，未稱瓊漿一飲情；我已自知生趣短，不辭辛苦爲雲英。
染得衾斑似竹鮮，莫教齎恨下黃泉；思量却被歡情誤，心似游絲百尺牽。

半山舊主

蕊珠宮裏瑞芝香，花覆濃陰硯席傍；百計千思來作合，枉拋心力劇無常。
古皇山畔草芊芊，青塚佳人絕可憐；月似梨花花似月，芳魂隨月照君邊。

楊陞雲

鬱性沈愁解不開，天公有意厄奇才；不圖小小埋香塚，引起情場慘劫來。
已被柔絲一縷牽，愈思解脫愈纏綿；心猿縱有千般巧，逢此情魔也惘然。
不能自處欲全人，疑思天開選替身；爭奈癡郎癡到底，祇將一死報情真。
千古名言說至情，情深不必果圓成；是誰曠達是誰戀，澈底翻騰辨不清。

萬幼新

文明怕說自由婚，錯認良緣已斷魂；一念癡迷惟誓死，誤人誤己兩含冤。

孽緣應自悔當初，鰥緒無端嘆索居；曲譜求凰心未死，文君不怨怨相如。
偏從學界誤青年，情到癡時命易捐；若未成名先喪志，好姻緣是惡姻緣。
相思兩地尚冰清，幾度心期竟未成；卿自死情儂死國，莫嫌身後欠分明。
佳人才子逝悠悠，廢宅滄桑感舊遊；艷福由來隨禍水，休將奇遇詔風流。
淚草曾題無限哀，重摹粉本費清才；徐陵自有如椽筆，新詠今堪續玉臺。

江夏寶環

生涯黯淡強依人，遭際何緣感夙因；祇爲殘宵花灺淚，一輪明月照愁顰。
淒涼賦友正相和，匝地風液起愛河；鍊石無方天莫補，爾勞我怨付悲歌。
眼底滄桑種種哀，錯將心事訴妝臺；孽生夙世雖爲數，陷入愁城不易回。
埋香埋玉種情根，杜宇啼紅有淚痕；失足沉淪渾不悟，好將骨肉報君恩。
坐嫌力弱情人扶，燭影搖紅玉骨臞；兩字祇餘情恨在，生離死別各分途。
牢縛蠶絲已不堪，鑄成痛史血斑斑；竟因壯志扶搖語，彈雨槍林破素顏。
重翻新樣好文章，一話前情一斷腸；墨瀋淚痕渾不辨，傷心豈獨有江郎。
埋香塚畔月孤明，滿地梨花任落瓊；東渡聊償知己願，豈因名利便偷生。
蓉湖風月兩悠悠，一局殘棋帶淚收；往事不堪回首處，淒涼黯淡醉花樓。
漫說鍾情便是癡，相逢能有幾相思；姮娥不靳長生藥，舉世應無薄倖兒。

奉天陳景堯

少年哀颯恐非宜，淒絕江郎筆一枝；三復雪鴻新淚史，令人腸斷想情癡。
身世飄零淚滿襟，客中偏有惜花心；那知綉閣憐才意，惹起相如一曲琴。
夢魂顛倒醉花樓，青鳥傳書互唱酬；名士美人無限量，可憐福慧未雙修。
緣慳空喚奈何天，別鵲離鸞我亦憐；君自多情儂薄命，傷心缺月總難圓。
桃僵李代了情緣，因愛生憐計萬全；演出家庭悲慘劇，天長地久恨綿綿。
沙場畢命一身輕，耿耿此心願殉情；優孟衣冠彌缺陷，夢圓差足慰書生。

民興社演玉梨
魂有夢圓一幕

芙影室主

影裏梨花夢裏霞，花飛霞散事堪嗟；當年堪葬殘英日，早把癡情個裏賒。
由來紅粉總憐才，造物何心付劫灰；休羨文君司馬事，終身已垢不勝哀。
作繭春蠶總自纏，青衫紅粉鎖相憐；多情要以禮爲限，咫尺天涯夢若烟。
四行血淚澆香塚，萬縷情絲繞寸心；一點靈犀誰解得，詩詞都是斷腸吟。
芳情寂寞到黃昏，滿地梨花更斷魂；淚醺胭脂紅雨冷，斜陽淡月掩重門。
薄福如儂原薄命，多才若子更多情；傳來綠簡腸將斷，和去新詩眼不睛。

茗溪潘幻影

淒絕三郎筆一枝，兩番一樣寫哀思；却悲個裏姻緣誤，何不相逢未嫁時。
孤燈幽恨繞窗紗，枉自多情惜歲華；一陣杜鵑哀瀉血，晚風吹月照梨花。

春花秋月自年年，作嫁爲人絕可憐；怪煞個儂無賴甚，傷心同戴奈何天。
佳人雙殞怎淹留，到死情懷不自由；且向扶桑償素志，一番小劫憶從頭。

古越倪少白

今年春比去年遲，開到梨花帶雨時；底事書生慳艷福，由來一幅斷腸詞。
青衣紅袖兩相憐，都被情絲一縷牽；却怪風姨頻肆虐，名花凋謝暗窗前。
西風黃葉雁迢迢，夜坐書窗魂暗銷；處世淒涼誰似女，深閨猶有可憐宵。
美人名士兩跼蹉，總是前身孽債多；千古風流同一哭，生離死別恨如何！

古越汪春樵

姑嫂雙雙一樹花，淒風何事苦交加；可憐零落無人惜，惟有江南何夢霞。
潦倒風塵百事哀，滿腔熱血盡成灰；客中徧寓無情處，深院梨花帶雨開。
情天淚雨落深閨，病骨慙慙瘦不支；事到於今難省悟，癡心猶有苦相思。
青衫染淚千秋濕，紅粉憐才萬古香；一曲琵琶彈不得，猶悲同調感瀟湘。

蘇恨仙

一腔哀怨託蠻箋，墨淚生涯大可憐；月自常圓天不老，空教恨事待人傳。
風月何曾惹夢霞，不堪腸斷玉梨花；只緣小把琴心誤，香塚蓉湖又一家。
嬌閨冷月夢如烟，止水心同古井泉；可奈何郎癡太甚，無端抵死把人纏。
桃旣摧時李亦僵，空餘噩夢到鴛鴦；虛名賺得千行淚，撒手還難熱一場。

白壁生愁着點瑕，情埋禮義眞堪嗟；都拚一死酬知己，願結來生並蒂花。
無緣何必更相逢，孽鏡臺開到幾重；搔首問天天不語，巫山十二白雲封。

王吟雪

兒女情腸亦太癡，英雄肝膽劍相知；那堪啼鳥聲聲裏，忍讀卿卿絕命詞。
底事干卿拚命寫，教人無語暗銷魂；埋香賸有多情骨，含恨猶餘血淚痕。

集句

漁

獨在異鄉爲異客，王維 藥囊詩卷是生涯；宋賀鑄 情鍾我輩難忘處，王次回 此恨綿
綿無絕期。白居易

耿耿殘燈背壁影，白居易 幾回偷看畫圖來；王次回 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 夜半分
明到鏡臺。王次回

願作貞松千歲古，劉希夷 眞成薄命久尋思；王昌齡 紅箋漫有千行字，裴羽仙 恨不相
逢未嫁時。張籍

無邊妬眼憎情眼，王次回 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宗元 長日臥多宵不寐，王次回 他生未
卜此生休。李商隱

惟有感君珍重意，王次回 小姑居處本無郎；李商隱 不如意時常千萬，陸游 雲雨巫
山枉斷腸。李白

花影一闌吟夜月，殷堯潘 情癡自信定非癡；王次同 春風無限瀟湘意，柳宗元 恩重負
拚命一絲。王次同

光風霽月廬

投贈芳蘭禮意誠，何期愛葉勃然生；詩筒唱和頻來往，祇爲憐才動感情。
天若多情願果償，佳人才子好鴛鴦；芙蓉帳煖團圓夜，鰈鰈鸛鸛樂未央。
太息青年寡鵠傷，頻揮酸淚宿空房；紅顏薄命知無補，辜負書生一片狂。
苦被情牽一縷絲，客窗魂夢繫相思；求凰一曲難如願，此恨綿綿無絕期。
愛河滾滾苦無邊，紅袖青衫都化烟；勘破情禪應失笑，從來恨海有誰填。
堂上衰翁閨裏女，同歸泉壤最堪哀；世間多少爲情死，借鑑前車可畏哉。

金 縷 曲

奉天祝封

便不情根種，似那樣俠骨柔腸也應欽敬；況是一般斷腸人，能不相憐同病。正期詩簡長酬贈，詎料相知
纔一載，遽今生永抱生離痛！醉花樓，空留影。盟心誓口終何用？霎時間埋香塚畔長辭薄命，梨花拚
向東風墮；枉說三生有幸，消不盡愁懷萬種。却怪媧皇計拙，補情天遺下情天孔，忍回首蓉湖夢。

滿 江 紅

魚城楊昌國

浪藉梨魂，憐花黛玉知誰是；這都是生生有意，神情若契。鴻雪因緣難再證，無端竟把芳魂墜！這癡情

欲彩鳳雙飛，待來世。思往事，愁難置；鮫綃淚，君知未？收拾行囊，也鼓柁東瀛，故國荒烟衰草冷，那堪回首銅駝地；把這輕輕筆尖兒拋，從戎起！

羅敷媚

吳江殷梯雲

流鶯不惜啼聲苦，春滿兒家；儂住誰家，愁對階前夜落花。人間恨事知多少，拋盡年華、消盡才華，莫把哀情誤認差。

仿迴溪道情體

何亞澄

吊夢霞（用弔何小山曲）

淒絕秋風，血戰沙場犧牲知己，一死相償。想夢霞俠骨柔腸，酬報莫忘，把情苗愛葉，血花淚果，歸結戎行。不論梨帶啼痕，梨留夢影，俠與義兩全不爽。但武漢軍人，那一個識得夢霞模樣？幸徐公至友黃郎，旂返武昌，檢點化者衣囊，始悉了兒影響。想伊人也無論他恨長、恨短，也莫問他是李是張，須將那小冊兒細細端詳；漏洩春光，知臺前孽債盡情了帳。從今後殞玉銷香，物在人亡，祇剩一部雪鴻史淚流紙上。如此淒涼，令我可泣可歌，也不目覩神傷。况君殉國如生殉情；如矢忝附同宗，教不才傾倒誠無量。思量只得撫一首商調道情詞，憑弔青陵壤，願吾君咽住悲哀，早超情網。